

■新作聚焦

蒋韵长篇小说《在山那边》:

“我们只是路过万物,像一阵风吹过”

□吴 玫

第一遍读蒋韵的长篇小说《在山那边》,是在《收获》杂志长篇小說2024年夏卷上。她用充满诗意的叙事铺排烟火人生,在一个交换故事的场所,讲述来来往往的人心底深处的秘密,充满“疗愈”心灵的强大能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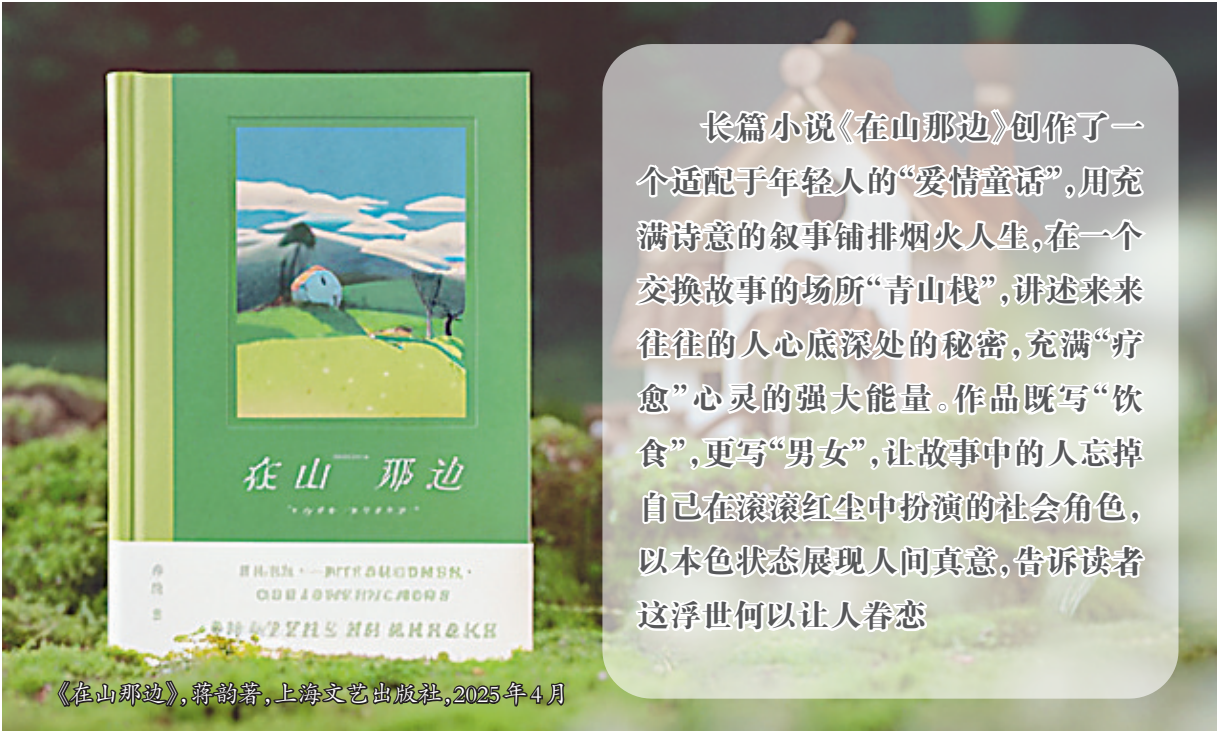
在那个特殊年代,为躲避纷扰的世事逗留于电影院里的顾晓山和宋楚鸣偶然遇见,而后一别就是14年。14年后,他俩在大学校际舞会上意外重逢,从此开始了长达8年的恋爱长跑。终成眷属以后,天不假年,没让这对始终恩爱的夫妻白头偕老,顾晓山罹患恶性黑色素瘤撒手人寰,一首如歌的行板绝响在山那边一处叫青山栈的民宿里——两次偶遇、一段长情、一场大病成就的爱情故事。读来虽令人怦然心动,质疑也随之而来:这样的艺术虚构是否过于圆满和浪漫?我想,鲜花的绚烂虽然短暂,但生命给予的馈赠,会温暖每一个漂泊者的灵魂。

蒋韵在创作谈中写道:“天地者万物之逆旅,青山栈则是这逆旅之中的一个小小落脚之所。它微如芥豆,却有些胸怀,懂得包容,善于倾听,就像它隐身的那座雄浑山脉……用不着挑剔它是否真实……却上演着真实的人间故事。”其实,在读到《在山那边》前也偶或听人倾诉始于爱情的婚姻生活破碎得难以收拾的家长里短。只是,读过《在山那边》后,再听说红脸拌嘴这些夫妻生活中不可或缺插曲,忍不住会想起蒋韵笔下顾晓山和宋楚鸣的爱情故事,竟然发现,对这个故事的感觉,正由起初的不以为然到越来越懂得,写了40多年小说的蒋韵何以要在这个时候创作一个适配于年轻人的“爱情童话”。

再读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在山那边》,情不自禁地陶醉于蒋韵扎实而又优雅的表达中。她写那栋业已残破的老宅院:“院子不小,前后两进,周围没有人家,和村庄隔了一条河。院子虽是败落的院子,可是残破的、带柱础出檐的青砖老建筑,在蒙蒙细雨中,让他没来由地动心。”她写变成了青山栈的这处老宅院:“此刻,太阳已经西斜,而房间里依然有一种金色的、柔和的明亮。地板别出心裁,是用原木和老花瓷砖镶嵌而成。原木朴实、素净、沉稳,而老花瓷砖则有一种磨损过的艳丽和岁月淘洗过的不灭的光辉。”这些描写让我不禁思考小说何以起名为“在山那边”。山不是名山,附近也没有名声显赫的景点,藏在山里的青山栈,虽由百年老屋改建,却像一处隐而不显的“桃花源”。作者就在沉默的大山那边,徐徐讲述着生命的寓言。再次读到这些片段时,我还是会忍不住地感叹:就算抽离了青山栈里的男男女女,蒋韵也能写出一本青山栈的风物志,就像她曾经以“北方厨房”为名推出的那本家庭饮食志一样。

深入家庭厨房后悟得个中三昧的蒋韵,也颇具巧思地在《在山那边》中设计出一款款佳肴:“餐桌上,是一盘松蘑过油肉、一盘地皮菜摊鸡蛋、一碗红彤彤的酱梅肉,还有一只大砂锅,里面是山蘑菇炖鸡汤……”“他们吃到了主菜是红酒小牛肉腿和意大利海鲜饭的那款套餐。开胃小品是乡野风味浓郁的杂蔬配风味面包片,搭配三种沙司……”

以《北方厨房》的阅读经验来揣测,假如蒋韵愿意专注



《在山那边》,蒋韵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5年4月

于“饮食男女”中的“饮食”,当然可以将《在山那边》铺展得活色生香。但她在起笔《在山那边》的那一刻,就已志不在步《家庭厨房》的后尘,也不想一味展示自己积累经年的建筑学储备。她搭建青山栈这个舞台,就是想让偶尔路过或者专程前来的客人在青山栈的美景中驻足,被青山栈特有的美饌佳肴吸引,忘掉自己在滚滚红尘中扮演的社会角色,以本色状态来告诉读者,这浮世何以让人眷恋。在蒋韵看来,本色状态中最能显现人间真意的,就是感情和婚姻中的饮食男女。

青山栈开张以后,接待的第一位客人是独自旅行的年轻女驴友孟家莹。被几杯汾酒催开心扉后,从她口中知道了独自旅行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相恋6年多的男友变心后毅然决然地离她而去,孟家莹无法从被舍弃的心境中挣脱出来,于是果断辞职、打包私人物品、退租留有爱情记忆的房子。她这次独自旅行是为了寻找生命的归宿。显然,蒋韵关心的不只是“饮食”而是“男女”,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世界的关系才是她关注的重点。自孟家莹之后,入住青山栈的客人中被蒋韵挑选进《在山那边》的,几乎都是爱情的“伤员”。刘夕颜跟男友以及另一对同学恋人闹哄哄地入住进青山栈,逗留期间也一直喧哗不已,但喧哗与骚动是为了衬托一段恋情结束时的黯然神伤。

那对相扶相携来到青山栈的老年夫妇,看上去就像一幅名叫夕阳红的美好画面,顾先生和王女士或许是爱情和婚姻的大赢家。作为顾先生的再婚妻子,王女士的确给足

了顾先生家庭温暖,但他俩的出场,更像是蒋韵要给顾晓山姐弟和读者一个交代。在那个特殊年代,所谓的背离和出卖或许并非顾先生的本意,他听从妻子程柳的安排,为保全一双儿女与知心爱人生离死别。这固然是解开了小说中最要紧的一个“扣”,但蒋韵的意图是用发生在遥远过去的爱情悲剧,联结起孟家莹和刘夕颜的失态故事,从而告诉读者,在时间的长河里顾晓山与宋楚鸣的爱情故事更难能可贵,更值得我们歌颂。

作为病愈后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蒋韵在《在山那边》中倾注了很多感情,如她所说,她笔下的男女主人公,都是她想成为的那种人。蒋韵不惜笔力来皴染从少年相识、到大学重逢,8年不离不弃的爱情长跑、婚后20多年里的始终恩爱,就连病魔也只能带走顾晓山的生命却夺不走宋楚鸣对顾晓山的挚爱。蒋韵写来,喜悦时句句深情,悲伤时字字泣血。顾晓山与宋楚鸣的爱情故事犹如一面镜子,照见当下社会众生的感情关系,这或许就是蒋韵给予《在山那边》的另一重含义。她安排离过婚的陈嘉树和失过恋的刘夕颜在能给人“复杂的、无解的、难以言传的思绪和心情”的晚霞中交换结婚戒指,以延续顾晓山和宋楚鸣的爱情故事,这既是一种浪漫的艺术处理,也是作者对人与人之间美好感情的期许和寄望。

里尔克的诗句频繁出现在小说的字里行间,我想,蒋韵恰是要借此来叮嘱读小说的人,“我们只是路过万物,像一阵风吹过”。

(作者系书评人)

小说集《午夜书》:

对心灵世界的探索

□宋家宏

云南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胡性能的中短篇小说集《午夜书》很适合从地域特色去解读,但在我看来,地域只是小说家表达情感与思想的载体,更重要的是对人的心灵世界的探索。

评论家们评析小说时,往往会对小说人物心灵世界进行解析,但胡性能的小说本身正是整体性地把握人物的心灵世界,《电线上的风筝》《暗处》《生死课》等作品都有这一特色。中短篇小说集《午夜书》所收录的7篇小说,也是如此。这些作品深度探索人的心灵世界,整体把握人的性格与气质、情感与情绪、感觉与知觉、意识与意志,重视人的心灵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叙事策略上又有明显的现实主义特征,可视为是一种“心灵现实主义”的作品。

《乌鸦》是一篇只有一个人物的小说,胡性能只写了王谷和一只乌鸦。读到最后才发现,整篇小说写的都是王谷死亡前对自己过往的追索,清晰而具象地描写了一个濒临死亡的人内心的孤独、恐惧与挣扎。《雨水里的天堂》把烛幽幽微心灵的笔墨推进到深层意识层面,在故事层面上非常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情节设计得环环相扣。胡性能借这个故事写的是人对命运的不可控,也写出了人的内心世界的复杂性。《三把刀》并不仅是一个复仇故事,也不仅是一篇关于尊严、隐私和财富的隐喻小说,作家通过这篇小说深度烛照人在特定情境下的心灵世界,写出了人性的复杂性。《孤证》的故事原型源于作家访台遇到的一件小事,他把这件事拓展为一篇小说。小说中,一名狱警亲自参与处理一名狱犯的尸体,但休假几天后,狱警发现这名狱犯又站在了队列中,而所有的

人都说没有发生过这名狱犯死去的事。这成了一个解不开的谜,狱警在30多年后还在追索真相,读者可以体会这位因此失去公职的狱警内心的痛苦与孤独。小说讲述的故事表明,在特殊年代,人们的生存技巧和行为,都源于求生意志的驱使。

对人的心灵世界的深度理解,离不开心理学的帮助。现代心理学非常重视创伤性经验对个人一生的深刻影响。《鸽子的忧伤》写的是人的心灵创伤,探讨了一个人童年时期遭受的严重心灵创伤对其一生的深远影响,哪怕寄托于爱、实施复仇,都不能使自己内心得到救赎。故事的结尾,“我”认识到“救赎”并非来自于外在的复仇或情感寄托,而是来自于自我内心的接纳与和解。

西方文学中的“救赎”主要是借助宗教的力量,中国人的救赎主要是借助于现实道德的力量。自我救赎更是依据自我的道德提升与建构,求得内在心灵的平衡。比如《鸽子的忧伤》中,作为医生,“我”坚守自己的职业道德,放弃了让手术床上的仇人死去的机会,“我”救赎了自己的灵魂,也解除了如影随形的噩梦。《去县城的路上》探讨的也是心灵创伤与救赎的主题。主人公阿站在一个夜晚被恶徒绑架,度过恐怖的一夜。这段经历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阴影,他一生都在寻求解脱,成为殡葬师是他最重要的解脱方式。当他再次与生命垂危的恶徒相逢,恐惧和仇恨被重新点燃。自我救赎真的可能吗?道德的力量究竟有多强大?小说为读者留下了思索的空间。与《鸽子的忧伤》相比,这篇小说的思考更有深度。

(作者系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如果让AI为身处2025开年时段的人们绘制一幅自画像,它也许会画出一个紧锁眉头、好像正在找东西的人:不过,这个人所寻找的显然不是物件物什,而是自我存在的独特意义。横空出世的DeepSeck不断挑战着人类在信息检索和处理上的自信,相比于机器算法所驱动的“深度求索”,肉体凡胎的“寻找”在信息检索方面显得乏力而低效。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仍然没有抛弃寻找的本能,追寻者的故事仍在轮番上演。但就在当下的“加速时代”,随着世界无休无止地更新迭代,这种追寻也变得短暂且难以把握——这不由让人想起北岛的诗句“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一切》)。2025年的多家文学刊物年初的新刊,都似因时而动,对这一新鲜的时代命题致以默契的关切。

正是因为有了求之不得之物,人们才一次次地踏上追寻的征途,但无边无际的地平线总是预示着,追寻未必能得到想要的结果,也无怪乎“寻隐者不遇”能够成为一个依稀的文化旧梦。李庆西《椒麻咖啡》(《山花》2025年第1期)便讲述了一个未完成的寻找故事:主人公远赴外地替病笃的厂长寻找私生女小麻花和一个神秘女人杨椒花,无功而返后厂长也抱憾而逝。30多年后故地重游时,一家以“椒麻”为名的咖啡店才让主人公惊觉,线索竟然近在咫尺——我们渴望真相,却不得不与迷雾共存;我们追寻圆满,但人生就是充满悬而未决的遗憾。在刘庆邦的《秘之隐》(《钟山》2025年第1期)中,风流的董华林意外得知了女同事韦琪明的私密,却决意追求磊落的友情而坦诚地替她保守秘密。可这样一次绝无仅有的坦荡,还是被同事纷传,似乎一切到头来,总会是“风尘肮脏违心愿”……

这便使得“追寻”本身的意义显得模糊,似乎越用力的奔跑,带来的不是越早的抵达,而是越疼痛的碰壁。邱振刚的《琉璃台》(《福建文学》2025年第1期)以一个“中年危机”式的故事告诉我们,如果方向出了问题,南辕北辙的追寻只会摘到苦涩的果实。老七驱车前往“琉璃台”,表面是为了寻回价值不菲的长命锁,实是为了与婚外情人共度时光。地图搜索错误导致的“玻璃台”之行,最终让他在失去晋升机会、婚内外感情尽皆破裂的多重打击中,被迫直面现实的荒诞,他对“真爱”的追寻与寻说是逃逸,不如说是自欺欺人。程皎昀《海胆刺痕》(《山花》2025年第1期)则以魔幻现实主义手法,讲述了一位单亲母亲与身上长出海胆刺的儿子阿藤之间的故事。儿子的出生是母亲遇人不淑的附赠,尖锐的黑刺更是母亲内心偏执的隐喻。追求释怀和遗忘的母亲试图强行拔下阿藤身上的黑刺,可刺的再生暗示了伤害的循环无法终结。然而,当母亲在公园拥住阿藤时,黑刺消失的瞬间,或许指向了另一种可能:母性的本能与情感轻柔缓慢的力量,才是治愈心灵伤痛的一剂良方。

或许每次“找到”都是新的“失去”,“最是人间留不住”的喟叹才是生活的常态。叶弥《掸扬尘》(《钟山》2025年第1期)中退休的王校长重看自己年轻时候看过的书,是为了追寻19岁的遥远心结:考上清华的他,执意抛弃了自己的初恋女友。命运的阴差阳错,让王校长与初恋女友于40年后再次相遇却两不相识,患认知障碍的她又一次被王校长无意中伤害,后被家人接走而不知所踪。苦等半生想要挽回的愧疚,却在直面的一刹那再次留下伤痕,这不能不说是命运的玩笑。孙一圣《人猿》(《江南》2025年第1期)是一个出走后被迫返回的故事。男孩赵麦生离开户籍的小镇,混上了一辆开往齐齐哈尔的火车,中途跳车后被一户生活相对富裕的人家收留。放映着《动物世界》的电视机、新奇的竹蜻蜓让他短暂地感受到逃离匮乏生活的轻松。不过,第二天竹蜻蜓被他踩碎时,母亲也寻上门来,稚嫩的童心再次面对现实的粗粝。东紫《热烈欢迎》(《湖南文学》2025年第1期)则探讨了如何在被抛弃的失落境地里,给自己找个继续喘气、继续好好生活的理由。80多岁的秦三婶,年轻时是劳动模范,老了却因听力衰弱而成了被时代遗弃的人,养鸡成了她追寻生活意义、保持生命热情的方式。一次生病住院后,鸡瘟、偷窃纷至沓来,秦三婶视如亲人的鸡也不断死去。失去唯一情感寄托的她没有丧失生的希望,而是选择将鸡“厚葬”,并在儿孙的帮助下再次养起一窝黄绒球般的鸡仔。发现“留不住”是生活的残酷真相后,继续寻找生活的支点,本就是对生命最热烈的欢迎仪式。

秦三婶的故事启示我们,正因为奋力去追逐的人和事物总是“稍纵即逝”,此刻双手抚摸小鸡羽毛的触感、阳光照在脸上的温度,才变得格外珍贵。也就是说,追寻的过程比结果更真实、也更有意义。李西闽《蝴蝶的翅膀》(《福建文学》2025年第1期)中的宋楠,追寻的是一条能够走出精神内耗的心路。不幸的童年、丈夫的背叛和离世、女儿的疏离、婆婆的威逼……挣扎在千疮百孔的生活中,宋楠直到最后也没能找到破局之道。但在一场超强台风来临时,她想起童年时见过的一只蝴蝶,方才找到了重新生活的力量,决定达成与过去、自我的双重和解,前去解救突发疾病的婆婆。追寻光明的出口,汇聚一路上身旁的点点萤火,才能举起一盏指路的灯。薛超伟《吃饱记》(《江南》2025年第1期)讲述了一场跨越时空的追寻。猫猫灰灰穿越百年来到温州港,只为寻找自己光绪年间的好友阿尔惦念的人和物——女孩阿麦和一种扁长的鱼丸。奇妙的是,灰灰找到了阿麦的转世、江南女孩清韵。百年前的饥荒、千里外的跋涉、传说中的许诺,都凝结在一人一猫享用一碗鱼丸时的慢时光中。百年世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历史的真理并不一定彪炳在史册,可能正是散落在“吃饱”这一最寻常不过的“小确幸”当中。

凡此种种,都提示我们,在这个参考答案唾手可得的当下,那些无法被量化的经验——未完成的追寻、未解开的遗憾、未抵达的远方,都自有其意义,并构成了生命最本质的真实。每个时代都有其迷雾,但人们持着微火追寻生活意义和自我独特性的姿态不会改变,哪怕这团跃动的光焰时燃时灭,也总能映出不知疲倦的追寻者奔走在路上的身影。

(作者系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硕士生)

《钟山》《江南》《山花》《福建文学》《湖南文学》·

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

□杨云超

■评 论

随 笔 集 《 我 的 1980 》 · 感 悟 那 个 年 代 的 光

□罗伟章

学人随笔集《我的1980》的四个单元:回忆先生、蒙学记事、初为人师、学人随笔,贯穿着一个隐晦而敞亮主题:立人。

要立人,先得从“人”的意义上立论。因此,首先是关乎个体生命,是个体生命的觉醒和成长:一扇一扇地,把门窗打开,瞭望旷野;然后,跨过门槛,走向旷野;再后,融入大地,成为旷野。至此,个体生命与宏大叙事实现水与火的奔赴,“立人”便不再成为可能,还成为必然。

作者身上有一种痴迷的劲头,从孩提时代对小人书的迷恋,到高校时代对大问题的执着,都注定了他将在优秀和平庸之间,立下界碑。痴迷之外,是自觉。我们常讲,人生面临诸多选择,而实际上,主动选择可谓微乎其微,多数人是被推着走,叫“顺其自然”,尽管谁也不说不清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然”。能选择已然可贵,能超越现实主义自觉选择,则是志向宣言,是受到理想之光的眷顾。李怡在书中清晰地描述了他被照亮并作出决定的那一刻。

自觉之外是坚守。坚守这个词我向来慎用,许多时候,它并非一个好词,或是坚守的可能没有价值,即使有,也可能没有从中获得自我生命的大欢喜、大自在。到时候,就算取得了一些成绩,或许只是技能性的,与生命本体无关,更与“立人”无关。

但李怡的坚守另当别论,在他那里,选择和坚守,都是为了展开自我、塑造自我、完成自我,将学术和生命打通,铸就创造品格。达成这一目标的利器,是且行且喜、

久久为功的精神探索。坚守之外,是清醒。这层层递进,说的都是“立人”。书中多次谈及鲁迅,鲁迅的“立人”之功,被导师王富仁发掘,也被李怡深深认同和接纳,并成为他的学术信仰。而信仰的生发地,依然要回到生命本身。基于这样的本体论认识,使他在源头,也在潮头。

学人分为两种,一是照着讲,一是接着讲。两种学人都值得尊敬。没有照着讲,我们将被笼罩;没有接着讲,我们将被禁锢。李怡应该是两者兼具的学人。书中的一篇,刚在《四川文学》发表,写他初为人师的经历。但这部书最让我沉醉和动容的部分,也是本书的主要部分,是状写1980年代北师大先生们,那种宏深包含,那种平民本色,那种师生同体,那种宽博情怀,那种立人志……无不让人景仰。

他笔下的先生,在学术成就和精神人格之间,先确立后者。事实上,也只有对后者的确立,才能保证前者的有效性。学术不是抽象演绎,学术肩负着启蒙的使命。当然,“启蒙”之议一度被批评,但我们并不能因为这些问题,就抹杀了启蒙闪电般撕开黑暗的战绩。当我们把启蒙定义为“对自我生命的唤醒”“对固有存在方式的反思和审视”的时候,就引入了另一种境界。所谓固有,不仅指外在于自我的对象,还包括自我本身:跟自己对话,作自我反省,充盈自我灵魂,彪炳自我尊严,彰显自我价值,实现自我超越,让自己成为这人世间的增光者。

背后的支撑正是内视性的精神探索和精神人格。倘若缺失这两样,学术也好,创作也好,都将走向匮乏。罢读这部书,我也禁不住有了一番自我反省。我也是那前后进大学,我念的重师大尽管不能与北师大同日而语,但回想自身,当年何为?因为压力的陡然卸去,首先苏醒的是身体,当身体从头到脚醒过来,就毕业了。若叫我去写《我的1980》,又能写些什么呢?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了那个年代的光,也能深切地去感悟和体察那束光对我们当今的意义。

(作者系四川省作协副主席,《四川文学》主编)